

诗路花语

Wh 浮世绘影

写在抗战胜利七十年

■ 吴慕君

小W的婚事

我在时空的雾霭中找啊
好想找见那一个烽火连天的岁月
我在丰碑的丛林中找啊
好想找见那个个血洒疆场的身影
我在思想的泉源中找啊
好想找见那闪耀中华的民族之魂

我找到了黄河泰山
黄河泰山对我说
这里在回响着七十年前的咆哮
这里在展示着七十年前的不屈
我找到了长江长城
长江长城对我说
这里在流淌着七十年前家国情怀
这里在延伸着七十年前民族复兴的
伟大梦想

我努力的找啊找
我在大海边找见了
那轮鲜红的太阳
我在平原上找见了
那威武的英雄群像
我在山峦沟壑里找见了
那世界上独特的队伍
我在林海雪原找见了
那一个个永垂不朽的英灵

七十年过去了
可记得那是一段苦难的历史
日寇横行，烧杀抢掠
可记得那也是一段抗争的历史
华夏儿女，同仇敌忾
可记得那更是一段脱胎的历史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七十年过去了
战争的硝烟飘散在了远空
震天的冲杀声消失在了日月
中华大地已是春和景明
和平的大厦高高耸起
强大的祖国正在走向繁荣昌盛

我在民族振兴的大道上
找寻着先辈的足印
先辈的足迹连着中国梦的远景
我在人类和平的警钟里
倾听着先辈的声音
先辈的声音叩响着历史的重门
让战争之神永远沉睡
让和平之鸽高高远飞

七夕

■ 许起鹏

Wh 心香一瓣

想念全杰老师

银河飞度鹊桥会，
情爱不渝话古今。
龙女托书仁义重，
许郎借伞恩深。
孝心董永感天地，
结拜英台泪袂襟。
月桂水仙朝暮恋，
两情相悦任封禁

千岛湖

■ 骆家

喇叭像一只只生气的嘴，噪音
和吐沫星飞溅，林荫道上蠕动的驼背
有几位打太极拳的老人，恍若往事
昔日沉思的岛屿还守在那里

那一年，是你给了我一千个岛屿
却让一座城市永久地跌落水影

八百年的古城连同死守的秘密
静静地躺在湖底的山谷，无人问津

老淳安人喜欢把现在的城市叫做新城
还有另一半，留在了过去和时间的
箱底

湖的一边出现一个崭新的球场
悄然抬头，你就能望见另一边的生活

不是湖水，是那千座岛屿在摇曳
飞鸟掠过，光影如碎银一般撒落湖

滨路

投稿邮箱
hnrbwxb@163.com

■ 麦桔桔

年近四十，画家WD先生想结婚。其实结婚倒不是顶重要，不过周围的朋友们都一个个成了别人的老公老婆，只有他自己还被“小W小W”地叫着，从字面上先就矮了一截。

婚礼要在哪里举行好呢？WD先生想过，在琼西那个小镇上的老家也不错，热闹一些，镇上的老人都愿意使劲，帮忙吆喝；海口也将就，毕竟自己在这里工作多年，熟人朋友总是多一些，也算是自己的福地，但得先找到一个合适的爱人。WD先生决定先把工作室的工作放一放，离开大特区，往北去。

北有北京，有长白山，有黄山泰山，有西藏新疆，到哪去？WD先生从口袋里掏出一枚1元硬币，放手心握了半晌，先许愿——这可是终身大事，兴许这辈子就结这么一次婚，马虎不得。

是泰山。WD先生一开始就有这种预感的，他后来无数次地对他的女朋友小语说过。

赶紧打点行李，明天一早的机票出发。买着票也走，买不着票也要想办法走。有志者事竟成，WD先生果然就买到了第二天飞往泰山的票。

到了泰山，烧香许愿后，WD先生心里就踏实了，他并不是没志的废物点心，他知道任何事情都得有谋划。

既然来了，好歹得把泰山看个圈圈，也算门票没白花。WD先生后来是记不得去了哪些景点，天柱峰、日观峰、百丈崖、仙人桥、望人松……好像还有个桃花源。总之，这一路上，WD先生的心思虽然挂牵着媳妇的事，但沿途景观偶尔也得抽空看看，否则对不起先人，凭白的，杜陵野老也不会说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话。要说诗人好夸海口，信不得，那孔子先生总是不能来虚的吧？他可是教育家，千年以前，他就发过“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言论。

不过到了桃花源，WD先生就把孔子和杜甫忘了，继续想自己的婚姻大事。还在景点门口，来了个解说员，是个女的，短发，年轻，清爽！黑的短裤，翻了白格子的边，一看就个性。无袖白色T恤，肚子上有个黑卷毛的人头，嘴里

叨根烟，酷！

WD先生从看第一眼开始，就知道这是他的媳妇了。不过，他得淡定，又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金簪儿掉了井里头，有你的总是有你的。”急什么？就跟着她往里走，这一路的长度足够谈一场恋爱了。很快的，WD先生就知道了：她叫小语，家在泰山脚下的一一个镇上，父母是小个货铺的老板和老板娘，家里就她一个女儿，将来这货铺和家里的那幢二层楼的大房子，全是她的。其实，WD先生并不在乎这些，否则，他就用不着不远万里到泰山来了，海口有的是有钱的女人。

小语很快也对WD先生产生了兴趣，画家，换个称谓就是艺术家了，跟艺术家谈恋爱？想想都觉得美妙。不过，小语比WD先生小了整整10岁，如果要结婚，恐怕父母这一关是很难过的。

“不怕，有我呢。”WD先生拍拍胸脯说。WD先生是个明事理的人，到底比人家姑娘大了那么多，并且小语还是独生女儿，有难度是正常的。

两个人在泰山上闪恋了几天，下山时，WD先生就把小语带回来了。先到海口，再回老家，小语看起来跟家里人处得很开心，年龄虽然小，也懂规矩，再说WD先生马上都四十五了，家里人都盼着他赶快结婚，女人美丑不是最重要的，要找了太漂亮的搁家里还不放心，狐狸精的骂名也不是先人无缘无故杜撰的。小语因此就博得家里上下都点了点头，正好是赶早生个儿子。这结婚的议题就轻而易举地提上了桌面。

首先得去拜见岳父岳母，这个程序很重要。WD先生抓耳挠腮想了几天，终于制订出拜见岳父岳母的计划。先去买些礼物，第一次见面，奉上礼品算是开场白，是序曲。可是买什么好呢？

小语说岳父大人爱喝酒，好，买一瓶最贵的茅台拎过去，这可是国酒。再买些海南的特产，这也是基本的礼数。WD先生研究了几天，买了药用价值较高的深圳斑海马和广州花县藕法琅艺人制作的釉下彩景泰蓝，从健康到人文再到艺

术，都齐了，想来岳父岳母大人也挑不出不是。

看好了适宜嫁娶的黄道吉日，WD先生拎着茅台，包裹装着斑海马和釉下彩景泰蓝，牵着小语直奔美兰机场，去泰山，去提亲，打“飞的”去。

当天傍晚就到了小语家住的小镇上。小语在前，WD先生在后，拎着茅台，拎着大包。

小语敲门，“爸，妈，我们回来了。”没人应。再敲，里面传出一声怒吼：“说了过，不见就是不见！”WD先生在小语背后僵住了，这情况没在计划之内。虽然一开始小语的父母就明确反对这桩婚事，但小语说她是家里的独生女，只要WD先生跟她一起回家，坚持受点委屈，她父母就会心软。现在看来，这事有难度。

小语坚持隔十分钟敲一次门，有节奏的，每次敲三下，这是WD先生发明的表达诚意的方式。但这个办法看起来效果不佳，因为小语从黄昏一直敲到深夜，门就是不开，入夜之后，里面的人干脆集体沉默。估计这岳父也是头犟驴，不能硬来，WD先生决定先撤，找个旅馆住一夜再说。第二天，天还没亮，WD先生和小语一起，又拎着茅台守在了岳父家门前。继续敲门，十分钟一敲，每次敲三下，有节奏的。但一整天过去了，里面悄无声息，也没人出来。岳父岳母是铁了心不让WD先生进这个门了。“走！回海口。”WD先生对着小语大声说。“走吧，不过海口算什么本事，在北京混出来了才算人样。”小语的父亲突然从门缝里蹦出这么一句话，但看起来仍无开门的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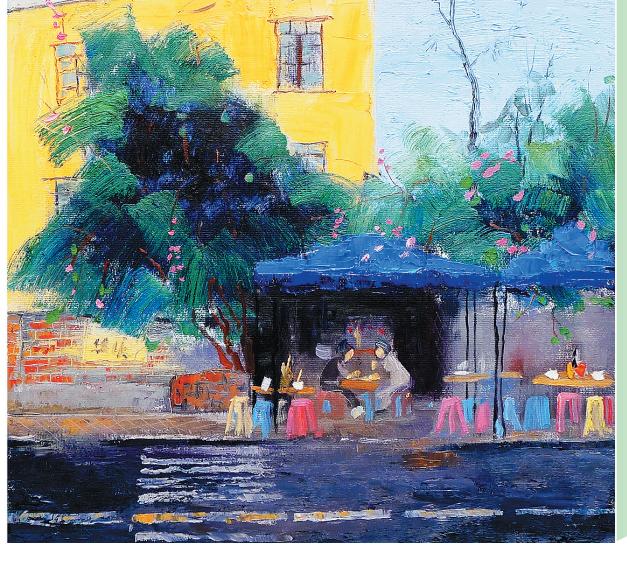
只能走。不过WD先生临时改变了主意，决定拎着茅台带着小语奔赴北京。到了北京的WD先生经朋友推荐，成了驻馆艺术家。

不过成了驻馆艺术家的WD先生还是没能得岳父大人的首肯。在北京待了几个月，他就带着小语回归海南了。回归海南的WD先生有了魔症，一见朋友就谈艺术，全是宏篇高论，末了，他总会回到拎茅台还被岳父大人给吃闭门羹的故事，让朋友们帮他想办法。这个话题一打开可就是江河决堤，即便是凌晨三五点都打不住。

Wh 天涯之旅

石梅湾

■ 叶清华

老街（油画）
张立作

■ 吴冠南

再过几天，又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

十多年来，每到教师节，我总想写点东西，纪念我的恩师全杰老师。不知生日，不知忌日，只知道教师节，是属于全老师的节日。

全老师曾是儋州长坡中学的老师，1975年我读初一时，他是班主任，大约40来岁，慈祥帅气。当时，农村学生大多不住校但在学校吃午饭，饭碗在书包里整天叮当作响，全老师就让我们把碗存放在他那约8平方米大的宿舍里。一到午饭时间，几十个学生争先恐后涌去拿饭碗，你推我挤，熙熙攘攘。全老师不嫌打扰，安慰我们：安心吃饭，专心学习。1976年为防地震，学校盖了很多茅草房作为教室和老师的宿舍，全老师把分给他的那间，让给了没有校舍的学生。

当时开门办学，灌输“要防福中变，通过劳动炼”，劳动多上课少。全老师让全班学生做两件事：每天写日记和自由五条毛主席语录。他与何赞周老师检查阅评，如做作业、改作业。我初一起坚持写日记，懵懵懂懂自学《毛主席语录》。

1979年，我高二毕业准备高考，全老师问：想考什么大学？我答：您的母校华南师范学院。他笑笑：就这？我赧颜。心想考个中专，跳出农门，就谢天谢地了。后来，我高考落榜，泪洒荒山野岭，看蚂蚁搬家，听小鸟枝叫。失魂落魄的我，曾不停地在心里问：全老师，您为什么丢下我们调回湛江呢？

全老师初中毕业后，失去家庭支持，凭着勤奋与天资，“文革”前毕业于华南师范学院。家庭出身不好，当时形势对他很不利，离妻别子，在海南一住16年。全老师说，他在湛江的家就像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里张忠良在上海的家。1979年9月24日晚上，我特意观看了盼望已久的这部电影。女主角素芬在丈夫外出远离时，以柔弱的肩膀撑起沉重的家，含辛茹苦照顾年迈的婆婆和年幼的孩子。

当年，全老师远在湛江，很为我落选焦急，多方嘱咐我要去那大中学补习。那一次，记得是吴文林老师，骑了20公里的车，从洛基到长坡找我，转达全老师的信件和嘱咐，并帮我转入那大中学补习。在补习期间，全老师每次来信，都要求我做到“专、钻”两字。

1980年我考上武汉大学，经湛江半路下车找到全老师家，他已去车站接我。车站在哪？我第一次走在四通八达的繁华街区，茫无头绪。白话不通，问路不爽。忽然想，长途客车来往方向准是车站。就这样循着转了几条大街，远远看见全老师坐在车站的栏杆上，全神注视到站下车的旅客。我走过去毕恭毕敬地叫一声“全老师”！他一跃而下搂抱着我，笑容洋溢：你怎么找到这的？我如实说了。他竖起大拇指：聪明。

武汉大学校园甚美，风景如画，我沉浸在无限的憧憬和无比的幸福之中。17岁第一次远行，家

乡梦牵魂绕，武汉天寒地冻。全老师鼓励我：你很多思想表现很像我，我进大学时，别人能说会道、吹牛聊天，自己搭不上嘴；别人上街玩公园，自己没钱奉陪；别人谈情说爱，自己不敢想。我走自己的路，一年后老师看得起，同学不看。全老师还说：到这样的大学读书，还惦记“饭碗”，当个干部，思想境界太低了。父母年纪大了，希望你早些成家立业，儿辈应多体谅，但事业前程要摆在首位。这是全老师希望我们年轻一代，要有一种独创精神，勿效阿Q，不做“贊大”。

反映我这段求学经历的文章《抗婚记》，发表于1984年1月14日的《海南日报》上，是卓汉然老师建议羊品尊老师写的。全老师勉励我谨记“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初中时，有一天，全老师在宿舍走廊喊：老陈、老陈。附近正忙的陈国良老师没听见，旁边的我急了，跟着放声大叫：老陈、老陈。全老师转头瞪我：你不能叫老陈，不懂礼貌。应该叫陈老师，难道你也叫你爸老吴、老吴吗？陈老师微笑走来点点头：全老师说得对。年近九十的时任校长黎庶安校长，非常高兴地夸奖我写信称呼他为老师，而不是称书记。有些同学说，全老师鼓励我们补习求学，也启发鼓励他们补习、补习、再补习，考上了大学、中专，这当然过奖了。

老师，这份职业尊贵崇高，总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师恩浩荡，万流景仰。全老师说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教师匠，可是在学生心中，倍受尊崇。

1984年大学毕业，正值海南开发建设热火朝天。我主动要求分到海南行政区宣传部，理论探讨、思想文章、培训辅导、机关历练。全老师说，理论是理论，实际还是实际，在机关要有政治敏锐性。

我一直有个心愿：调到湛江，与全老师在一起。1997年遭遇重大不幸，万念俱灰。自卑与无奈，让我无颜再面对全老师。

2001年底，吴玉琦老师对我说，全老师两眼看不见了。我一听万箭穿心，给他汇了一点钱，记得当时我在汇款单上写道：您为我们指引光明，黑暗不会与您为伴。全老师打来电话，我请他回来看看。他问：谁照顾我呀？我脱口而出：把师母和孩子带来。话一出口，颇感愧欠。全老师叮嘱多打电话联系。那时2002年春节临近，我与广州、海口同学约定：春节后会合湛江看望全老师。大年初二，广州郑淑丽同学仓皇来电：她打全老师家电话，联系去看他，但他没接电话，师母说全老师去“旅游”了。我顿时潸然泪下，全老师刚叮嘱多打电话联系，怎就不敏感呢？我真是懊悔不已！

全老师影响了我一生，当他问谁照顾他时，我甚愧没有直接亮回答：我们学生照顾您。学生爱全老师，大学放假回家，同学相问：见到全老师了吗？他好吗？记得问我。2005年中学同学聚会，不少人念叨：全老师来多好。爱师深情，溢于言表。

那一年，68岁的全老师，到“天堂旅游”去了。人们说天堂很美。我无限思念的全老师，您好好的在天堂旅游！

术，都齐了，想来岳父岳母大人也挑不出不是。

看好了适宜嫁娶的黄道吉日，WD先生拎着茅台，包裹装着斑海马和釉下彩景泰蓝，牵着小语直奔美兰机场，去泰山，去提亲，打“飞的”去。

当天傍晚就到了小语家住的小镇上。小语在前，WD先生在后，拎着茅台，拎着大包。

小语敲门，“爸，妈，我们回来了。”没人应。再敲，里面传出一声怒吼：“说了过，不见就是不见！”WD先生在小语背后僵住了，这情况没在计划之内。虽然一开始小语的父母就明确反对这桩婚事，但小语说她是家里的独生女，只要WD先生跟她一起回家，坚持受点委屈，她父母就会心软。现在看来，这事有难度。

小语坚持隔十分钟敲一次门，有节奏的，每次敲三下，这是WD先生发明的表达诚意的方式。但这个办法看起来效果不佳，因为小语从黄昏一直敲到深夜，门就是不开，入夜之后，里面的人干脆集体沉默。估计这岳父也是头犟驴，不能硬来，WD先生决定先撤，找个旅馆住一夜再说。第二天，天还没亮，WD先生和小语一起，又拎着茅台守在了岳父家门前。继续敲门，十分钟一敲，每次敲三下，有节奏的。但一整天过去了，里面悄无声息，也没人出来。岳父岳母是铁了心不让WD先生进这个门了。“走！回海口。”WD先生对着小语大声说。“走吧，不过海口算什么本事，在北京混出来了才算人样。”小语的父亲突然从门缝里蹦出这么一句话，但看起来仍无开门的迹象。

只能走。不过WD先生临时改变了主意，决定拎着茅台带着小语奔赴北京。到了北京的WD先生经朋友推荐，成了驻馆艺术家。

不过成了驻馆艺术家的WD先生还是没能得岳父大人的首肯。在北京待了几个月，他就带着小语回归海南了。回归海南的WD先生有了魔症，一见朋友就谈艺术，全是宏篇高论，末了，他总会回到拎茅台还被岳父大人给吃闭门羹的故事，让朋友们帮他想办法。这个话题一打开可就是江河决堤，即便是凌晨三五点都打不住。

Wh 家在海南

潭门人

■ 曾斌

潭门，自古就以渔业闻名的滨海小镇。这里的人世世代代以海为生，靠海吃海，足迹遍布整个中国南海。几百年来，潭门人都行走在这些神秘浩瀚的海域，他们早已把这片海看作是自己脚下的“耕地”了。

我妻子娘家的二公，是典型的潭门人。二公几岁起就当渔民，后来在一家国企从事船运工作，当过轮机长，现已退休赋闲在家，大半辈子与海为伴。由于他擅长修理机器，平时哪家渔船的机器出现问题，都会找他帮忙。修理机器，那是脏累活，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学习这项技能，况且修理机器要钻到船仓底下，船仓里面又小又闷热，经常弄得满身都是油渍。二公经常开玩笑说，这澡洗半天都洗不干净。我们都劝他不要太辛苦了，岁数大了，也不是很安全，呆在家里领退休金，享受天伦之乐就好。二公却觉得，闲着无聊，帮人修船不仅能补贴家用，还能经常与渔民唠唠嗑。其实早在以前，二公完全有机会带他的两个儿子到城里工作，过上大家所羡慕的城里人生活。然而，直到他退休，两个儿子还是在家当渔民。我们都替他放弃这一决定感到可惜。然而他却不这么认为，他始终觉得对于潭门人来说，南海就像是自己“祖宗地”，去捕鱼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只要自己吃苦肯干，吃穿不愁，何必跑到别的地方去生活呢？

今年春节，再次与二公闲聊，我慢慢发现二公的话题不再限于以往单纯的唠家常。他一会儿感慨潭门现在来的外地游客特别多，在港口一眼望去，好多是内地人和外地的车辆；一会儿又说，东家谁做起了贝壳工艺品生意又赚了多少，西家谁开了几家海鲜大排档发了不少财等。眼见潭门的变化，乡亲们